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宋詩鈔

(四)

呂留良 吳振之 吳自牧選

李宣龔校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宋 詩 鈔

(四)

呂留良 吳之振 吳自牧 選

李宣龔 校

國學基本叢書

武仲清江集鈔

孔武仲字常父。臨江新喻人。至聖四十八代孫也。舉進士中甲科。調穀城主簿。教授齊州。爲國子直講。歷祕書正字。校書集賢校理。著作郎。國子司業。論詆王氏。進起居郎。侍講。邇英起居舍人。旋拜中書直學士院。擢給事中。遷禮部侍郎。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。改宣州。坐元祐黨奪職。居池州。卒年五十七。與兄文仲弟平仲並有文名。時稱三孔。元祐文人之盛。大都材致橫闊。而氣魄剛直。故能振靡復古。如三孔者。皆文章之雄也。然文仲恃才。爲蘇氏所使。攻毀程子。晚知懊恨。歐血而沒。君子病之。集藁罕傳。周益公時搜合爲三孔清江集。已不可多得矣。一言不知。令名剝落。爲文人者。每得罪聖賢。不必爲奸邪。而卒不得與于君子。豈獨一文仲哉。作者不可以不慎也。因附其遺詩數首於末。文仲字經父。舉進士官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。

馬齧麥

馬齧麥。僕飲冰。北風軒軒搖丘霖。十日吁可驚。南山喜見朝日升。尋陽北岸霜泥薄。窮臘獨爲千里行。五里聊一止。十里復一息。楊柳弄輕黃。已作春顏色。川原入眼雖似快。時節去家還可惜。齧麥不須飽。飲冰勿畏寒。起鞭移擔復五里。帝鄉卽在須臾間。悠哉役夫勉桓桓。征途幾何莫永歎。亦莫悲歌行路難。

兒歸行

竹元珍云。澤州山中暮春之月。有鳥啼曰兒歸者。其聲甚哀。問之鄉民云。昔有里婦愛其子而憎前室之子。欲逐之。未有計。乃於種麻時。熱其半。生其半。使二子分種。曰麻生乃得歸。而誤以熟者與己子。久之所惡之子歸。而已子不返。往視之。則已化爲飛禽。啼曰兒歸。今鄉人以爲種麻之時候。余以謂人之憎愛藏乎胸中。陰謀所發。乃在分種之際。而心手倒錯。事與願違。朝人暮禽。子母生隔。似有巧者。主張斡旋於冥冥之間。天網雖疎。其應甚密。則夫爲人上而接其下。用心積慮。可不戒哉。又知天之所以垂戒。示迹於人者。殆將使之推類以自廣。非獨此一女子也。乃作詩以記之。

兒歸兒不歸。朝爲子母歡。暮爲禽鳥飛。故居不得返。深林安可依。此身寂寞已如此。我母在家應憶子。子今豈不思其親。空有舊心無舊身。兒歸兒不歸。春已暮。朝多風。夕多雨。山雖有泉隴。無黍兒寒有誰訴。兒饑與誰語。萬物卵翼皆相隨。兒今不得兒子母。兒歸兒不歸。年年三月種麻時。此聲煩且悲。聞昔一母而兩兒。於己所生獨愛之。麻生指作還家期。唯憎者來愛者去。物理返覆不可知。天公豈欲故如此。善惡報敏如墳簾。至今哀怨留空山。長爲鑒戒子母間。豈獨行客愁心顏。兒歸摧痛傷心肝。

車家行

上坂車聲遲。下坂車聲快。遲如鬼語相喧哦。快如溪沙瀉鳴瀨。一車人十捧擁行。江南江北不計程。青天

白日有時住。無人止得車輪聲。晚來驟雨聲濯濯。平曉郊原盡溝壑。方悟車家進退難。不如田家四時樂。
猗猗堂下竹。

猗猗堂下竹。我來初萌芽。生意甚蹇薄。纔能出泥沙。狂霖一夕作。霹靂連轟車。回首未幾日。其成何速耶。修然數尺高。秀色蔚以佳。餘陰過盆池。喜躍見魚蛙。乃知地道敏。不待歲月賒。念彼遠遊子。聯翩入京華。勢利勇奔趨。被服爭豪奢。外雖逐喜好。顧眎相陵夸。中乃昏智識。有損無增加。曾竹之不如。徒此草木花。經風已簸落。枯槁良可嗟。而我方涉世。浩渺無津涯。因竹亦自悟。慨歌牕日斜。

與廖開甫自淮南同行赴舉相別五年復相遇於蘄水縣爲詩贈之

來書吾初走夷門。傾蓋得君恨不早。蘭溪駐馬復相逢。二紀飛馳如電埽。惜君憔悴力不任。顧我滄浪髮先皓。憶昔同行氣頗驕。青驄馬快鞍韉好。荒山破屋風豪橫。大澤長堂雪傾倒。高談灑落見天機。健句縱橫瀟腹藁。辛勤始得到京邑。文辭不入春官考。可憐六翩委沙泥。坐看羣仙上蓬島。壯年多難寸心折。勁鏃已衰難破縞。而君施設有餘才。西佐元戎奪城堡。牛刀拂拭試一懸。如引滄溟灌行潦。歸來赴懇天子庭。正欲披腹呈瑰寶。片辭未吐疾先入。藜杖扶行色枯槁。籃輿復指天涯去。長川橫濫聲浩浩。驂騑不日歸王閑。那久低摧臥霜草。

久長驛書事

空堂深深閃燈燭。羣奴鼾眠聲動屋。豆肥草軟馬亦便。嚼美只如蠶上簇。天事由來不可量。初更月出星煌煌。須臾變作霏霏雨。客枕不眠知夜長。

題鮑家鋪

郵亭秣馬朝寒天。雪雲壓山山湧泉。隴頭客饑欲噤口。屋底人閒猶鼾眠。敲門得薪感相濟。征衫如洗輟火然。江南亦有安棲處。却羨郵亭人穩住。

舍轎馬而步

嚴風駕雪霜。吾轎頗溫煖。白日煖郊原。吾馬快馳逐。二者皆得用。翩如雨黃鵠。馬驕倦提策。轎狹厭攣束。何以救斯弊。奔馳有吾足。副之兩革靴。隨以一筇竹。鳬趨上高岡。虎步出平陸。折花得低枝。照影臨深谷。道逢田間叟。時訪以耕牧。北音稍入耳。俚語俄滿腹。行行及前堆。小汗已霏霰。芳草可爲茵。吾眠不須褥。人生忌太佚。終歲居華屋。醉飽耳目昏。輒暖筋骸縮。今吾異於此。千里干微祿。朝隨鷹獵騎。夜侶鴻雁宿。戶樞勞乃久。金礦鍛方熟。聊歌以自娛。不作楊朱哭。

送李大夫管勾太平宮居袁州

康定慶曆披羣英。公爲布衣歌太平。熙寧元豐王道興。公作太守逢休明。四十年間走四海。嶮然不肯干公卿。峨峨正議天柱壯。皎皎素節冰壺清。胸中慷慨外間易。年高未見白髮生。罷節巴陵歸意銳。奈何去

就不敢輕馳歸天寵。乞閒散。諸郎惜祿猶屢爭。毅然不與兒女計。飛章丹扆論赤誠。明朝果得琳宮去。匡廬山色遙相迎。玉溪氣象自瀟灑。新磨古鏡當霄橫。修篁萬竿飽霜雪。枯碁一局酒滿觥。時邀賓朋敍野史。間擁雪鶴登巖扃。安排丹鼎夜不寐。邂逅黃金燒可成。未應謝傳入滄海。行見盧敖朝玉京。

代簡答次中見留

詩誇洞庭湖。蓋舉其粗爾。自此稍南行。更有瀟湘水。瀟湘如此流。淺深清見底。吾邑在其旁。桑麻百餘里。民經南巡後。淳龐猶可喜。白酒日相沽。鱸魚夜成市。念方從吏隱。小官不爲恥。先期了賦租。隨時用鞭箠。此外無餘事。看山聊隱几。還作小詩篇。寄聲前御史。御史吾故人。風義今爲偉。超遷未復甚。久仆行復起。但使交期在。不須論遠邇。今夕宿朱僊。相望月明裏。

入關山

輕輿兀兀乘朝暉。漸入山徑行逶迤。昨日喜與山相見。今日得與山相隨。山中老翁迎我笑。借問久矣來何遲。答云王都富且樂。四方車馬皆奔馳。我雖疎慵亦勉強。天恩得邑方南歸。山林市朝不同調。公雖高簡宜無譏。老翁聞語更驩意。爲我煮水燒松枝。山家十錢得升酒。勸我引觴聊沃饑。爲翁一奏白雪曲。翁亦爲我歌紫芝。此聲淡泊極有味。往往世俗無人知。山中之樂有如此。嗟我捨此將焉之。

新安鋪三首

罩罩澗中草。泠泠山崦泉。泉甘而草芳。旁有屋數椽。夕陽漸近西風起。行客山頭望千里。薄雲斜日亂山川。投得荒亭晚息肩。地僻誰知藏好景。庭前花數折金錢。簾如秋水憩迴廊。素月分輝百倍涼。山木交加無意緒。故欺殊影到人牀。

宿天池

我思廬山遊。發興自年少。偶來得閒侶。更欲窺衆妙。幽林穿濛籠。青峯上嶮峭。遙看天池路。一線在巖微。辛勤得至此。慘寂已西照。雲池桂無根。瞪視心膽掉。暮夜煙雲昏。西巖亦登眺。聖燈稍稍出。弄影何窈窕。一枝分百點。變態不可料。須臾歸寂滅。何處觀朕兆。僧房得棲宿。爽氣冰毛竅。翻然亦興盡。卻恨歸途寫。緬懷道隆師。確不奉明詔。似與山間石。慙慙論久要。我今來時迫。繡灰真可笑。明朝指誰谷。裹足登涼橋。
時足瘡未愈。揩卻壁上名。恐爲高人笑。

尋真觀

武皇車駕東南出。訪道求仙希萬一。屏風九疊雲物清。意恐神仙藏此室。羽章之館締構新。壇場夜夜祈星辰。蓬萊縹緲不可到。橋山一閉逾千春。詠真之天在旁側。白晝潭心飛霹靂。田收歲美龍亦閒。唯有濟淪照空碧。誰道尋真是女郎。朝飡松桂夜焚香。明眸綠髻今何在。意已霞衣侍玉皇。

松上老藤在三聖寺

古木已昂藏。長藤亦奇怪。潛根蒼蘚中。矯尾青雲外。嚴嚴秋霜剝。悠悠夏景曬。摧殘復長養。鍛鍊成老大。蛇蟠筋脈壯。龍死軀殼在。他時雷破山。大雨灑滂沛。茲松若變化。無乃遭結□。附枝物所患。奪朱古爲戒。何不淬斧斤。誅鋤此蕭艾。

高臺歌

廢地積爲冢。昔曾遊宴來。冢廢無子孫。東家砌成臺。臺雖平方冢雖禿。物理廢興有往復。相逢莫喜亦莫愁。乘興且同臺上游。

賦張芸叟蕃刀

王師前年下靈州。先生奉詔爲參謀。軍書堆案不足道。欲斬名王懸髑髏。官供器械如山積。裝結雖巧體質浮。傳聞蕃刀最可用。買置不惜千金酬。沙河洗湍血痕盡。瑩若一水橫清秋。長庚輝輝奪明月。光景迸溢不可收。軍回倉卒未及試。提挈萬里來荒陬。空齋倒掩閱圖史。深林永日號猩鼯。揮鳴且欲驚暴客。敢議與國平冤讐。夜郎蒙恩放李白。炎嶺得旨還幽求。輕舩共泊長沙岸。幾日對語清湘樓。紅蓮幕中邀客飲。霧雨咫尺迷汀洲。雜花落盡無處覓。官妓遣歸不敢留。清歎未免假外物。共說鐵劍勝倡優。君家所寶世稀有。滿坐傳看驚殊尤。護之太過卻銹澀。頑蘚鬱結纏蒼蚪。橫磨十萬抵虛語。得此已足馳燕幽。今公又應元戎辟。真能寸截鯨鯢不。郗生入幕宜有畫。定遠出塞將封侯。我今喜得隨君去。長江渺渺平天流。

路危或恐逢水怪。尾脊崔嵬當吾舟。煩公一效飲飛勇。爲公椎鼓傾金甌。

張秉叔出紫雲回鑾圖以示坐客因爲賦之

開元太平無兵戎。真人味道希夷中。人間之樂已饒足。唯有青霄未追逐。坐中誰似葉先生。以氣爲糧常辟穀。朝登員嶠夕崑崙。只與神游不要人。忽逢邀攜看月去。縹緲虛空生紫雲。蟾宮竟不容久住。仙樂飄飄送回去。歸來宮漏未移更。甲帳明鉦宛如故。汾水悲歌仙不成。梨園空沒有遺聲。紅塵如海漲朝市。從此無人遊玉京。

祠二廟之明日未得順風呈同行

岳州西祠從古有。控帶洞庭湖之口。前對隱顯明滅之湘山。下接淵淪洶湧之長川。茫茫白沙連絕嶼。淡淡古木蟠蒼煙。昭靈王左安流。右翠帳朱幡擁。前後鋸牙虎視森兩廂。氣骨生獐欲奔走。我來纜舟日已昏。袍韉跪聽祠官言。伏興進退如法式。四顧詭譎驚心魂。平明結束舟將解。叱吸仍聞北風大。焚香奏酒殊無計。伏渚藏汀姑有待。二王威神世所傳。鈴攝鬼怪賓靈仙。好風相送勢不難。舒卷造化須臾間。波回草動似有意。舉棹開帆卽千里。吟詩賞月岳陽樓。買魚沽酒巴陵市。

廟下候風呈同行

楚水千百源。洞庭爲壯觀。勢居七澤右。地裂荆吳半。而我泛扁舟。飄然一歸鴈。來之豈爲益。去亦未足算。

胡不吹清波。縱發如飛翰。朝辭廟山曲。午泊巴陵岸。況有三面風。迎送俱無間。定非偏薄厚。以掇行旅訕。奈何苦流滯。兀兀晨復旰。采芹朝當蔬。伐竹暮供爨。舟師三十人。餓虎奔芻豢。使之裹糧絕。慮有探囊患。二王東南望。貌像頗輝煥。歌鼓歲無休。香燈夜侵旦。我爲江湖士。乞靈從弱冠。四到祠宮下。霜髯今已粲。王其故舊卹。勿以塗人看。尊師況慈忍。善道陰有贊。王心或未回。師頗固宜緩。杯琰似見許。歸來整櫓慢。九華之南蘆葦長。流螢夕起不計雙。爛如神仙珠玉闕。青羅掩映千明釭。空江沉沉未見月。近浦穿林起還滅。魚遊鳥宿自不驚。我知此火初無情。

泊趙屯

憶昨省覲趨瀘川。萊衣擁綠方少年。艱難險阻俱未歷。孟浪勇決唯爭先。舟發趙屯猶未飯。有風北起空濛間。掀搖三山欺五岳。巨浪倒潑東南天。千林向人俱頓仆。兩岸過眼眞飛鷺。帆檣迴夏河漢底。鷁首俯飲蛟龍淵。跳波濺沫來四面。坐中時得鯉與鱸。妻啼婢訕殊不顧。兀坐正讀逍遙篇。爲言方破萬里浪。不爾捉月爲神仙。江中逢巨石。頗突爲引牽。逡巡水勢亦平緩。幸免肝脛輸烏鳶。暮投彭澤宿荒草。神驚魄顫何能眠。自茲稍悟垂堂戒。韡紋纔起不敢前。矜持太過僅無患。往往所至傷留連。乃知老謀與壯事。心膽殊異難兼全。重來此地畏洶湧。藏舟別浦看漪漣。魚跳鷗下自可喜。何用蛟鰐飲流涎。斜陽依依照草

木夾岸葭莢鋪書氈。兒今弱冠昔何有。昔領無鬚今皓然。二十餘年纔瞬息。時事幾蛻如秋蟬。區區走俗亦何賴。安得尺地巢林泉。

清溪詞

譙門之南溪水長。斜暉倒閃青銅光。下與長江作支股。愁霖漲天江潦黃。江潦黃。入清溪。清溪到底終無泥。還如初出秀山時。

瓜步阻風

昨日焚香謁聖母。青山鞠躬如負弩。但乞天開萬里明。埽去浮雲戢風雨。謂宜言發卽響報。豈知神不聽我語。門前白浪如銀山。江上狂風如怒虎。舩癡艣硬不能拔。未免棲遲傍洲渚。輕盈但愛白鷗飛。顛頓可憐芳草舞。三江五湖歷已盡。勢合平夷反齟齬。上水歌呼下水愁。北舩縈絆南舩去。寄言南舩英雄豪。萬事低昂如桔槔。我當賣劍買牲牢。再埽靈宇陳肩尻。黃金壺樽沃香醪。神喜借以南風高。揚帆拍手笑爾曹。不知流落何江皋。荒洲寂寥聽怒號。

賦碼碯笛弟毅父所藏也。

羌兒吹笛作龍吟。中有太古之純音。伊人已死笛仍在。千古月明江水深。誰知巧匠尋山谷。蹙踏溪雲採明玉。雲容之竹色黯黯。淺紫輕紅花映雨。正聲隱顯初無端。造化推移指法間。黃鐘妍美霜朝暖。無射淒

涼暑月寒。輶車走遍天南北。此笛此聲何處得。輶之湘竹川錦囊。廣坐聊持銜賓客。弘農學士九尺長。頰額山起髻髻張。從容奏罷陽春曲。氣衰坦腹眠繩牀。由來雅器自有合。不與教坊管絃雜。君不見。開元名臣宋侍中。手揮羯鼓疾如風。

送范中濟侍郎知慶州

平時廣朝中。相見輒歡喜。昂藏八尺身。所負必奇偉。四方欲善敗。軍國盈虛計。叩之如川流。滾滾不知已。天子曰汝能。吾臣鮮其比。而況所設施。粲然在邊鄙。西戎未純一。汝可三軍帥。擒之或縱之。高枕惟爾恃。公拜稽首歸。眉目凜生氣。頑童玩天恩。象養若驕子。欲痛以鞭苔。而畏啼不止。二者不兩全。在所以節制。又如畜狂犬。繫頸不繫尾。收其要害處。進退隨所指。重城微關。沙漠淨如水。辭別不躊躇。安邊從此始。

江豚詩四言

黑者江豚。白者白暨。狀異名殊。同宅大水。淵有羣魚。掠以肥己。是謂小害。顧有可喜。大川夷平。縞素不起。兩兩出沒。矜其頰鰓。若俛若仰。若躍若跪。舟人相語。驚濤將作。亟入灣浦。踣橋布筏。俄頃風至。歛山搖岳。浪如車輪。氛霧相薄。舟人燕安。如在城郭。先事而告。昭哉爾功。鰐啗牛馬。頭鼉象龍。暴殄天物。安得爾同。於人無害。所欲易充。暴露形體。告人以忠。又多膏油。以助汝工。江湖下貧。機杼以農。烏鵲知風。商羊識雨。大廈之下。風雨何苦。豈知舟航。方在積險。以爾占天。著蔡之驗。古之報祭。不遺微蟲。孰揚爾烈。登薦蜡宮。

世不爾好。復惟爾惡。我作此歌。爲昭其故。

堤下

堤下人家喧笑語。高揭青帘椎瓦鼓。黃流滾滾經簷甍。一任征夫作艚苦。綠榆覆水平如杯。前灣旋放水頭來。深如怒虎著船底。玉石磊砢相喧騰。黃河雖斷隨渠急。舟楫舒遲行旋澀。獨上平堤望遠天。衣裘已畏西風入。

汴河

磬渠斜與昆河接。海遠渠慳幾可涉。狂霖一漲高十尋。迅瀉東來比三峽。崩騰下與淮泗會。清泚亦容伊雒雜。橫空九闕眞垂虹。怒捲千艘如敗葉。砥塘平地看洶湧。何事乘危理舟楫。共夫鵝鵲行天上。遙與谷中相應答。但憂心手一乖迂。巨舶高檣兩摧折。而余進退久安命。揭厲以望初不懼。妻孥亦已慣江湖。笑語猶如泛山陬。鳴弓擊柝驚夜盜。掘茹榜鰕佐晨饅。時登絕逕步榆柳。或面荒陂看鳬鴨。我生東南趣向野。揮弄清溪看茗雪。枕流漱石眞所便。履濁凌險終未愜。觚稜漸喜金闕近。釜甌何憂米鹽乏。渾如海客泛枯槎。繚繞明河望閭闔。

閣下觀峴山圖

峴山巉巖清溪濱。倒影萬丈之瀟淪。往歲嘗有去思吏。熱地尤多高蹈人。少年仕宦頗落魄。時登絕嶺攀

蒼冥幽花美草頗娛目。斷碑刊碣還傷神。曉猿夜鶴輕相別。從此奔走十八春。舊遊不復齒頰掛。方知到骨俱埃塵。麟臺昨日見圖畫。醒若楚客還羈魂。方嫌一幅論萬里。秋江綠水何粼粼。人心與物本無別。正爲利欲相埋湮。神功妙手如喚覺。滿座風月來相親。騎驢徑去自可到。猶愈縹緲西遊秦。剩沽宜城醉其下。夕陽倒載望冠巾。

食冰

冬冰冽冽雖可畏。夏冰皎皎人共喜。休論中使押金盤。荷葉裹來深宮裏。胸煩肺涸聊一蘇。任爾青蠅相趁死。經時不壞已可憐。濟物之功尙如此。人言霜雪比小人。我謂堅冰似君子。

愧魚亭

昔聞魚可羨。今見魚可愧。邂逅臨池處。瀟灑出塵意。秋風八月起江湖。水染紺碧霞綺疎。悠然掉尾波間去。須信人生不及魚。

子瞻畫枯木

寒雲行空亂春華。西風凜凜空吹沙。夫子抱膝若喪魄。誰知巧思中萌芽。敗毫淡墨任揮染。蒼莽菌蠢移龍蛇。略增點綴已成就。止見枯木成槎枒。更無丹青相掩翳。惟有口鼻隨穿呀。往年江湖飽觀畫。或在山隈溪水涯。腹中空洞夜藏魅。巔頂突兀春無花。徑深最宜繫畫舸。日落時復停歸鴉。蘇公早與俗子偶。避

世欲種東陵瓜。窺觀盡得物外趣。移向紙上無毫差。醉中遺落不祕惜。往往流傳藏人家。趙昌丹青最細膩。直與春色爭豪華。公今好尙何太癖。曾載木車出岷巴。輕肥欲與世爲戒。未許木葉勝枯槎。萬物流形若泫露。百歲俄驚眼如車。樹猶如此不長久。人以何者堪矜誇。悠悠坐見死生境。但隨天機無損加。卻笑金城對宮柳。泫然流涕空咨嗟。

高樓行

天悠悠。雲羃羃。半夜微聞奏笙笛。爛彩蹙飛仙。鷁雛戢其翼。高樓百尋口。大途東臨紫垣望青都。中山黃封酒百壺。五陵豪來少飲娛。夷門帝家盛遊樂。奔走環觀溢城郭。如今無吏橫索錢。縱飲誰愁家寂寞。

平陽歎

壞雲如山壓齊壘。六軍顏色如灰死。高郎元自解琵琶。萬歲無愁作天子。伯升何曾上青天。濺血遺痕芳草間。長城萬里自推仆。駿馬只馱馮小憐。姦臣百計爲蝨賊。不但妖娥解傾國。熊羆哮鬪蹙平陽。馮妃對鏡嬌櫛妝。死生契濶不相棄。雙雙刎頸長安市。

歸舍吟

長堤夾天溝。浩蕩東南流。上有騎馬客。枯髯清兩眸。馬後無飛蓋。馬前無鳴騶。進無趨趨謁。退無輕俠遊。攜金入市賣。十鋪不一售。包裹卻歸舍。置之牀一頭。半夜光滿屋。潛知是精鏐。貴物莫賤貨。不如深巷收。

一旦遇知者。堆斗價可求。寄謝路傍子。神珠難關投。

龜石

平川洶洶經南國。正練橫拖半天碧。洪濤巨浪之中央。忽見頽嵬太古石。此石由來幾許時。混元一氣初開闢。神功割破混沌胎。劃落半空隨霹靂。非龜非鼈不可辨。有若神龜見蹤迹。精剛不待媧皇鍊。渾朴寧從巨靈擘。我知神物本天性。推移運轉非人力。當時大禹走天下。驅至九江爲納錫。萬牛攢車載不動。鐵軸崢嶸自堆積。秦皇鞭山移四海。怒視不能移咫尺。至今獨立猶驚人。地志山經不能測。千靈萬狀誰復知。一片堅頑粗可識。昂頭突出翠濤中。跪足橫蹠九泉脈。勁毅縱橫竇穴穿。當心一搭莓苔黑。淵潛不見曳尾狀。日爍猶驚負圖色。青髯剝落向何處。秋草綏綏神露滴。勁健曾支玉女牀。爛斑似點乖龍額。漁翁未網先自駭。靈蓍欲伏安可得。鼃鼃縮首不敢近。蝦蟆巡行夜戰惕。歲冬大寒百聖伏。圓勁口勢無欹側。風磨霜鍊無日休。髮髻皺痕成兆拆。負才不免刳腸累。至珍惟籍天公惜。灼以炎皇之火精。爨以少昊之金液。神鑽鬼卜不見形。陰陽造化無遺策。大哉龜者物之精。歲久已化爲眞形。有時月黑無人夜。繞岸光芒芒自生。下駭深潭怪蜃窟。上應中天玄武星。萬象森森下相向。來決吉凶眞僞情。姦狐妖鼠已破膽。山魃野魅見亦驚。波神吞氣不敢喘。四面長濤鋪席平。吾聞溪老記往歲。半夜風雨來冥冥。剗然曳轉大潭左。百里震驚如雷霆。憎摧折雖萬牀。崔嵬孤高終自靈。吁哉天地至奇物。何爲流落於江城。銅馬猶聞